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五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五集

宣統三年四月出版

古今說部叢書五集

（六冊定價一元六角）

校輯者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代印處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各書坊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山西 文元書局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啓新書局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莊
湖北 羣益書局
蕪湖 臨海書局
寧波 汲綆齋
安慶 神州報分館

然脂百一編

東歸記事

王鳳嫻

庚子孟冬。將及入覲。是月二十一日。夫婿挈余從江東歸。晨起治裝。暫別宜春官舍。窗前花柳。俱自手栽。去情繫焉。口占一絕。留訂會盟。庭花手植已三春。別去依依獨愴神。明歲東風莫搖落。可留顏色待歸人。即乘轎陸行。日晡至分宜縣。明日借舟水行。過昌山洪。其泉澄碧。屢有石碣。咸謂險道過此。四圍山繞。一望天連。山幻白雲。時出時沒。野花不識其名。香氣襲衣可愛。山鳥不知其韻。清音入耳娛人。前程若無去路。盤旋仍有通津。應接無涯。不能悉記。真浮生勝遊也。三日抵臨江府。留三日。復行。不十里。舟師報水涸。舟巨難於前進。換舟過灘。狂風復作。幾覆幾定。申刻至樟樹鎮。登大舟。夫婿往謁監司。連留六日。已越十一月。初三日發舟。三十里泊楊子洲。明日過豐城縣。至市汊鎮。風狂浪湧。屢棲野村。初六上午。始抵南昌府。發舟則風不息。而難行矣。夫婿恐違覲限。欲得便策。余陳携家換舟浙行。君則由陸北上。夫婿稱善。理棹整鞍。又停四日。初十各

行相對泣別。暮靄蒼茫。寒鴉驚止。子女輩悉嗚咽。俛首漫成一絕。以記愴情。停橈江上。東西別。執手依依。各斷魂。極目馬嘶塵霧隔。篷窗淒冷怕黃昏。明日過地名趙家園。傍午至鄱陽湖。傳云我高祖與僞陳王決勝負於此。景色滿前。徒發興亡之感。復聞過雁數行。叫落沙浦。頓思亡弟。泣成短章。手足嗟離群。征鴻忍復聞。臨風無限恨。揮淚洒江濱。行僅數里。日已銜山。是夕宿瑞洪鎮。次日百里至龍津驛。卽餘干縣。夜色清佳。月明如鏡。兒輩推篷欣玩。明徹百里之程。帶月蕩槳。抵安仁縣。又二日至貴溪縣。值長辛。乃望日也。住舟與兒女坐談。思老父望余懸切。夫壻獨客長途。弟妹縈情。不能遣釋。因成俚句寄懷。越二日至弋陽縣。日將午。兒輩登岸遊覽。余獨坐無聊。凭檻吟唐人句云。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爲之慨然。過縣廿里。泊金花村宿。曙色將動。微聞雨作。啓篷遙望。烟凝雲結。山麓棲住人家。樵夫漁父。披策往來。儼然畫圖。口占一絕。行五十里至鉛山縣。河口住舟。僮僕言此舟水淺不能前矣。余不謂然。明日買小舟裝行李。令夫役挽此舟強進。僅行五里。遇淺灘不明過。覓舟盤換。就野宿焉。其

舟僅容膝。伸立則髮繫於篷。伸臥則足限於板。梳洗甚難。止以巾束髮。盤屈於中。其苦非言可罄。幸余素性不爲勞逸所移。惟發長笑耳。是日乃二十日也。明日復如是。用唐人韻占一絕自遣。適稚子戲吹蘆笛。命長女聯句一絕。一笑。前二句余倡。後二句女和。夕陽影裏片帆輕。夾道梅花件去程。惱得行人歸思切。酒旗懸處杜鵑鳴。晚過廣信府。十里而泊。明日至玉山縣。投客店暫息。而余忽病。徹夜不寐。書記一絕。客舍蕭條客病繁。無眠隱几夢還驚。多情惟有穿窗月。相送清光伴五更。住一日。雇輿馬陸行。晨起冰霜凝道。寒氣裂膚。病質勞瘁。漫成一絕。少展窮途之嘆。敝裘無奈朔風寒。馬足冰連欲進難。回首哀山天際外。望中故國路漫漫。近午至草萍驛。觀匾額孫忠烈王文成留作。不勝感歎。次忠烈韻一律。追傷貞妃婁氏。諫寧王不聽。後敗亡。妃投水死節。亦賦短章。忠言高節羨雙全。玉質沈江萬古傳。欲弔芳魂招不返。寒雲蒼樹鎖愁烟。行四十里至常山縣。不免路貧之景。戲和主人壁間韻一絕。渴有流泉飢有山。風吹落葉可遮寒。慚余非是烟霞侶。怎得瓢分百鍊丹。明日登舟。是夜泊城下。向晨發棹。水

淺灘連。日行二十里。西風狂作。余尙臥病。不能開篷隙。中霜繪楓林。益多佳致。直夢中過耳。行三日。始至衢州府。逾數里。泊雞鳴山。聞鷄鳴有感。雞鳴山下雞鳴早。聽徹淒然百感新。舉世盡能誇俠概。中流擊棹是何人。復行三日。歷龍游。蘭溪。嚴州三處。乃十二月朔也。去五十里。至子陵灘。追念昔賢古跡。雖不登覽。訪知尙有後裔。讀書堂中。隨占一絕。釣台寂寂枕寒波。烟水依然客再過。千古山靈封世澤。漢家宮闕黍離多。日晡至桐廬縣。明日過富陽縣。泛錢塘江。雲山橫翠。雪浪滌金。烟水連天。真大觀也。望怒濤而思子胥。不勝憤恨。作詩投江。弔之。忠骨沈江萬世哀。怒濤猶似報仇回。屬鏤未洗英雄血。回首姑蘇臺已灰。明日至武林。投舊主人馬姓者。款余園樓。其居四圍山遶。松竹掩映。好鳥弄晴。新梅舒玉。縱目逞懷。留戀忘歸。率意漫賦二絕。四圍山色護郊居。松竹連陰映簡書。夕照景中霜月裏。令人忘憶故鄉魚。其二。遊子重來暫解輪。江舒梅玉繪先春。無端歲暮歸心切。囊乏黃金謝主人。明旦陸行。從正陽門至武林門。四十里下舟。薄暮解纜過關而泊。俟曙卽行。抵暮野宿。次早帶霜發棹。歷崇德縣。陡門。

鎮。桐鄉縣。皂林鎮。至石門繫舟。明晨二十里至嘉興府。過三塔寺。五龍橋。登烟
雨樓。憑欄眺望。娛目怡情。朗吟記勝。危樓百尺。倚重霄。縹渺江天。四望遙。樹色
湖光。當檻落。滯人不惜解金貂。是夜泛舟。鴛鴦湖。波平月白。倒浸浮圖。雁叫寒
汀。舟橫古渡。舊遊在目。風景依然。百里家山。挾日可到。喜賦一律。昔年倚棹清
秋夜。今日重來歲已殘。三塔寺。扁霜月冷。五龍橋。枕玉波寒。騷人策馬尋梅里。
漁父移舟傍釣灘。賦就歸與愁頓解。鄉音聲裏似家山。明午至楓涇。遠望來舟。
見蒼顏。白髮翁。旁列一少年。注視乃老父大弟也。把袂欣慰。悲喜交集。是夜傍
舟泖橋。明發近城廿里。叔壻親舊。連棹接至。各慰別情。下午至西關。乘轎返舍。
敝廬如故。三徑不殊。姑舅歡迎。各覩顏色。拭淚敘闊。欣欣相對。至晚挑燈與弟
輩擁爐談酌。喜賦五言十六句。隨地記事。愧不成文。特以烟水雲山。所歷州郡。
或遇窮途艱苦。懷古興亡。或遇日暖風和。波澄月皎。怡情翫眺。得失異同。但不
忍忘去。書此備後日展觀。宛然勝游在目。且可當重來程記也。

東歸記終

然脂百一編

燈花占

廬江王夫人

原花

燈花之結。多以莖燼繁。而火力攝膏油以升。膏瀉滿。莖飽而火力蓄。易蒸鬱成花。如濕溽生芝菌之類。此則其常不足占。

原占

古占乾鵲噪而行人至。曙子墜而得酒食。燈花結而喜事生。故少陵詩燈花何太喜。然近備晴雨。憂悔占始悉。

又

箸扞以草而卜。兆於火。故燈花之占。近取自然。往往奇驗。

又

靜夜殘宵。貧娥老嫠。蕩子不歸。刀尺自苦。對茲寒櫪。無藉金錢。

又

擬花者多以寸心不灰。火蓮自吐。思心再結。洎空華浮榮。爲說者境趣各別。託喻正不在占驗外也。

占候

畫堂歌院。履舄交錯。羽觴縱橫之夜。皆不足占。唯驗于雨窗寒夜。清孤岑寂。

又

花最宜霜氣在枕。殘月爭明。洎落葉飛螢。停梭倦繡之際。

又

方爰而乳菽起。見跋而跗彌榮。車蓋藹藹。偏屬短簫。昏檠花豔。盈盈不厭。空林破壁。故爲異當占。

宜忌

敷榮欲整。吐豔欲華。不欲晦。孕蕾欲密。抽葩欲條。不欲單。必使根莖儼然。光色蔭映。當有殊喜。

又

一云形圓。欲其如纍珠。而惡錯落。方欲其如圭璧。而惡廉隅。或連輝如太乙箕尾。散綺如雲霞。忌有欒槍之勢。披靡之形。

又

青若柔荑。紅如始日。黯如點漆。明似渥丹。按事而占。知各不爽。

又

隙風催燼。飛蛾蔽明。卽有萎落。亦不爲怪。

古占

燈花分作兩炷。主有大恩爵。印綬遷官。吉慶。富人卽有大官委令。及貴人引接事。

燈花連珠下垂。主遠行。

燈于中心結花如紅豆。四邊無花。主有酒食。孕則生貴子。

燈花向上圓大。主有客來。

燈無故自滅。主喪服。

纔炙燈。燈內連連爆出火星者。主口舌。
燈焰短而昏。又短而無光者。則主憂煩。
若旱多時。忽燈焰紅花短小。而頻頻點滴者。則三日有雨。
若天陰雨日久。忽燈結花光彩明瑩者。主來日晴。
若燈黑烟上起。紅焰下垂昏者。主來日雨。
燈若無烟。且紅焰左右擺拽不定。主來日有風。
燈若有紅焰光而不動搖者。則必晴明。
燈若有烟微微。光色不搖者。則主天晴而有風。
燈若有花忽挑去。吹滅者。即有恥辱之事。
燈有明而焰響者。主有遠信來。

寶應徐夫人朱氏。性聰警。一日夜績。忽燈穗熒然下垂。取紙占之。曰。申旦有
人持物來。體則圓中洞然。下空承以物。上可控。此何祥也。比明則有惠竹火
籠者。奇驗如此。

燈花占終

然脂百一編

追述黔塗略

邢慈靜

黔之役。周戚曜識百爾輟其轄。先大夫笑謂遼不必苑於黔也。當塗者或以宜遼必宜黔耳。余而輟行。將余爲遼事乎。妄意未敘於遼者。或敘於黔。此先大夫意中事。默不以發也。竟成行。載途之苦。雖從先大夫後。卽覺步步鬼方。未必生還。謂氏積疴在身。積瘁在心。不用爲先大夫疑也。抵任。則敗石支床。繒木爲案。茶鐺毀耳。藥灶折梁。匕箸長短參差狀。先大夫微哂相對曰。節鉞還方。供帳器具。不減王者居。人言不盡然矣。若用爲調。實用爲嘯云。會苗議違心。不視事者幾月。月中支費。悉屬氏簪珥及篋中齎爲往費餘者。乃四月一日。所天見背矣。氏思萬里殊荒。携一弱小兒。安得安。爰還也。一慟倒地。不知身之在遠。卽微息脉脉喉間。嫗婢不能嚙吸探也。王嫗從傍泣曰。浹日不獲聽微息而冀生。致是惑矣。卽不克備下里一切。何至一簪不得着身。倉皇間。貫顚以釵。強作寸入。數日。難以詰嫗。嫗曰。向虞着之不堅耳。何知今日。相持而泣。竟月水漿不入口。所

夕督僕上食。哭臨涕竭。血繼者屢矣。輕塵之身。不惜一死。卽弱小兒亦付無可奈何。獨此亡大夫之櫬。不手厝家寢。死且不瞑。何婦人爲。乃厭厭扶櫬還。沿途有死無生之狀。百口不能摹。危山險水。魄震魂搖者。千口不能摹。封豕長蛇之怒。豺號虎嘯之威。俾母子瞬不及顧者。萬口不能摹。痛定思痛。姑條分其概。俾後世子孫知余之苦。遠謝一死萬萬耳。如曰敢以布之大人長者。則妄矣。

越月之三日。祝柩行。甫及一舍。爲大官鋪。氏頭岑岑。昧迷中都不省。四履玄黃。閒少就可。卽扣地畫天。血漬襟袖重疊見。而神理消亡。非天翼之行。萬里窮南。幾以雙骼歸矣。母子相弔。不能遏輿人之請。遂移柩而前行矣。摧割填胸。加之烟光蒙冒。覺日規爲氏小也。又幾舍而至龍里。里人相戒以重蔽。驚問其故。曰無他處。豺狼虓虎。入城排戶耳。我不獲稔藉寢矣。敢不告我上官氏於此時。昏絕不知人事。闔眷臧獲。視柩復視氏。四體委豺虎者。兩浹旬焉。曰此其地何如而得委蛇行。乃離龍里。

力羸支憊。匍匐望新添。如望閭焉。孰意其險在新添者。不啻其在龍里也。兼程

跋涉過平。越北去五里。江云麻哈。是江也。危石突立。夾岸插天。一線路分。闊餘尺。人卽攀葛下乎。如先大夫之柩何。迢迢長繫。左右護柩人如珠貫焉。始及岸。岸下淼茫。翻雲排浪。篙櫓不獲施。兩岸卓標。竹纜橫結。賴舟人手掖顛承之。乃得渡。氏及弱小兒身隨柩側。魂越柩之上也。至今言之股戰。隆興清平。壤相錯也。苗夷冒沒。輕僥禦人。白日戈矛向。則咋指縮步。少弛戒。則羣吠鳥集。若禽獸焉。氏雖拘株笱輿中。弱小兒手提在抱。孫色飛神越。唯憑棺永號曰。天乎。幸假片晷清塵。俾獲厝所。無駭我老母如綫之息焉。若崩厥角稽首矣。

心目張望。手口拮据。候人告我以奇徑曰。衛屬偏橋也。前過華嚴飛雲等洞。後經辰龍油札等關。崎嶇礪礪。皆人不得駢肩。騎不獲縱步。危險極矣。北瞻則雲樹茫渺。南眺則蛇虎如追。微微先大夫之靈。四大區區。奄忽江魚腹。瞬息溝中瘠也。朝餐夕飡。不及知何暇。問一劍之孤裝。

再逾程遙拱大聚。則鎮遠府也。至此氏更蒙昧。不別家人子。氣息若有無間。

絕而復續者二十宵。從徒憊憊登舟。舟僅一葉。非大艚。可受簞榻臥具者比。風之日之雨之露之。晝焉暴炙。夜焉區薄。益以水氣炎蒸。老弱僕向但病。遽起伏。至是一概委頓。莫能興。陰曹地獄之設。未知有無事。此或足敵焉矣。

舟中繇憊。夢覺中。似是神來告人曰。前渡清浪矣。紅苗梗路。蹈水不啻康莊。潛淵如步平衢。刼人而鈔其貨。奄息飄風去也。勿競渡。氏於此時汗浹背。踵眼際。若開詢其地。果曰清浪。遂各戒嚴。彌日待舟。結百餘。乃敢前。

驚悼自語。心神尚未帖。舟人譁鬧。若曰掉灘。掉灘云。氏垂死中。強起問故。人百其口。謂江中諸峰。矗矗杪忽錯。則瓦解者舟。齏粉者人矣。大繩維繫。併力而援。無不口湧諸天也。如此凡七過。而雞鳴關其最險焉。

閩平溪纜舟。漏下二十刻。岸上人馬嘶語相喧。探馬方岳船甚急。中外僕屬驚報來人可訝也。先曰方岳船。漸近漸急。而曰老爺船。得無我家幹乎。審聽果王士元李繼東也。應曰在此。彼即號聲動天。跳舟上。抱樞慟倒。氏但張目歔歔。氣息幾斷耳。